

心父筆記

楊琴生。邑之富家子也。年少聰穎。備極不羈。年十九。畢業於中學。同學某。往東瀛求學。楊大喜。請於父母。挾資而往。道出滬上。遇友久不至。楊獨居旅舍。寂寞無聊。晚後往某舞臺觀劇。時有一女郎。年可二八。濃裝艷服。旁一中年婦。與楊座相連。女郎時以秋波睇楊。楊睹女美。魂為所奪。亦時以目光示意。已而女郎先行。楊亦起。出至門外。見女郎與中年婦佇立不行。似有所待者。見楊至。即相與語。某里第幾號門牌。言已遂去。楊聞之。知為女郎之住址。大喜。次日。蹤跡而往。不敢遽入。徘徊數四。中年婦忽啓門而出。見楊。含笑相迎。楊前與語。婦肅楊入坐。則女郎臥猶未起。婦告以楊姓。女郎始起。與楊寒暄已。問楊姓氏。楊具告之。女郎自言姓顧。中年婦即其母也。自此日相款洽。女郎微露許婚之意。楊曰。吾有婦奈何。女默然者再。遂入內。良久。婦耳語楊曰。老身祇此女。屢為議婚。終不當彼意。自見君後。彼已心肯。今知君已有婦。彼甚為灰心。然察其意。即為君妾亦所願。願君熟計之。楊曰。然則汝亦允乎。婦曰。彼意既定。吾亦無不可。楊大悅允諾。婦又入內。

上海最近有兩種出版物。一種是徐卓先生的不知所云集。一種是孫綺芬先生的綺芬浪墨。那不知所云集。一篇序文也沒有。有是有一篇的。但是一個字也沒有。那綺芬浪墨。却一本都是序文。這兩種書。到相映成趣呢。

第四幕 訓女
老秀才杜詩。字繼牧。與徐廷臣同村居住。妻室早亡。所遺一女。名喚冰梅。自幼許與徐廷臣之子徐苞為妻。以通厚梅花簪為定。尚未過門。父女二人草堂閒話。脚色(外)杜詩(正旦)杜冰梅(切末)草堂花鋤竹籃
(杜詩儒巾新式白鬚上唱搖板)好春光不由人心歡暢。又聽得柳陰中百轉鶯鶯。將身兒來至在草堂以上。等女兒進前來細話衷腸。(坐介)自我杜詩字繼牧。離鄉離土。祖居在羅浮山下。妻室早亡。所遺一女。名喚冰梅。自幼許與同村徐廷臣之子徐苞為妻。將梅花簪一支為定。尚未過門。今日閒暇無事。且喚女兒前來。閒話一番。冰梅那裏。(杜冰梅上)叔水承歡女代男。綠窗無事檢書篇。古今多少闌門女。智勇終推花木蘭。(未完)

閒話
世間金錢。吾以彼為家。兄彼以吾為過客。其來也如帝女之下嫁。不勝驕。其去也如大盜之出門。必遺茶毒。王謝堂前。燕子淪陽。江上琵琶。舊曾認得。舊日主人。翁哉。悟此何至。為彼奴隸。

大前門香烟 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



大英商社總經理

又醉什麼來。仰面不由大怒。用力摔脫了手。大聲道。你別儘胡鬧。我可要對你妹子講的。那時候。你別理我。沒有情況。我聽了這話。着實有點。異。難道松甫這樣一個雄糾糾的漢子。竟會怕一個妹子麼。正想咧。果然見松甫立時釋了手。現出懼容。趨向的走開幾步。笑道。我和你說着。誰又真個來拉你出去不成。仰面也不去理他。對我冷笑一聲道。也只有內人還治得他下。這等渾人。也不曉得是怎樣形狀呢。我聽了。礙着松甫的臉。只得笑了一笑。却不說甚的。只見仰面頓了一頓。又冷笑道。其實他也不是怕什麼妹子。簡直是屈伏在金錢勢力之下罷了。松甫怕他說出內情。雖在醉中。却也知道不好意思。便搭起着和我應酬起來。仰面是直頭老虎。那有這等機心。他一開了話箱。隨便什麼人都阻他不住。我看出情形。又見松甫着急的神氣。忙說。不必說了。講正事罷。後天是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。

我吃了一驚。跑到月台上一看。原來却是我的表兄劉采臣。我忙笑說。采臣哥。怎麼不過這邊坐。采臣笑道。這部車子。向來是很空的。就這裏坐一下子。打什麼緊。我正有一樁事情。要來找你。可巧又碰到了。等下了車。我們到新世界去逛一下。子好麼。我答應了他。因此此時電車上人。漸漸多了。我便進去坐下。到了新世界。我先跳下車。采臣隨後也下來了。和我一同買了票。相將進去。只見人來人往。擠得水洩不漏。我不覺厭煩起來。采臣哥。你瞧。人這麼多。我們和這批人夾在當中。有什麼趣味兒。不如外面吃飯去罷。采臣不肯道。已經化了四角錢。買了票。總要去逛一回兒。才得甘心呢。我只得跟着他。一面挨。一面聽他說道。上海的事情。實在奇怪。從前公共遊戲場所。總不過是張園愚園幾處花園罷了。雖然地方並不甚好。究竟空氣還新鮮一點。如今是又不同了。自從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。

沛生做四十歲的生日。我們已經集了一個公份。你可願意加入麼。仰面道。當然願意。這又何必問得。你去承辦就是了。但不知這份公份該怎樣做法。我說。一共有十幾個人。每人大約派出四五塊錢的樣子。想別的事情。也沒有什麼道理。我的主見。還是弄幾席酒菜。借一個地方。替他饌壽。大家也可藉此飽一飽饞吻。不是一舉兩得麼。仰面聽了。笑起來。說道。你倒也會想這等刁法兒。既這樣。你就快去定菜罷。還有一說。要借地方。不如到新世界去。他那地方又寬闊。又好頑。我去商量。一定辦得到的。可是晚上有點不便。能設在午間最好。我道。這真好極。本來我們也都商量。想在午間舉行呢。於是兩人都議定了。我便告辭出來。因一時找不到車子。就緩緩地走了步。到了電車路上。不多時。電車來了。我跳將上去。在頭等車內。揀一個地方坐下。忽聽後面拖車內。有人大叫老五。幾

新新舞台弄了這個樓外樓之後。接着就是天外天。雲天等。接踵而起。如今又弄出這個大規模的新世界來。聽說法界新橋那邊。還有什麼大世界。也在那裏開工了。這兩個世界一開。那幾處規模較小的地方。自然又要推翻了。我道。這是後來居上的道理。這等營業。一定要布置設備得能超過前人。纔可以得優勝的結果呢。但是據我看來。上海這麼一個大地方。從前呢。只有張園愚園幾處人造的園林。勉強可以供吾人散步之用。可是小小一塊地位。來來往往的人。常常集到幾百千把。也就變做了鬧市了。還有什麼興趣可言。到了現在。張園兩園。是沒有什麼人去了。都趕着新興的遊戲場。弄幾種毫無道理。毫無意識的鄉村牧歌的玩意兒。聚着許多流氓拆白。蕩婦淫娃。大家哄鬧一陣。却美其名曰俱樂部遊戲場。比到張園兩園興盛時候。真個令人有每况愈下之感呢。采臣聽了。點頭

